

## 一 麻雀

「她說要到國外去唸書，最近會走，但是沒有通知我具體的時間。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見到她了。也聯繫不上她。」

「她沒有接你的電話嗎？」

「不，我們只是交換了E-mail，不知道對方的電話。這件事情會變得很奇怪，她突然像氣球一樣飛走沒了行蹤。」

「那麼，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呢？」

「幾個月前在這裡。那天我一個人在吃晚飯。人滿多的，吧檯的燈光放肆地照射著，夏天的燥熱被揉成一團。我掙脫領帶，胡亂把它塞進背包裡面。牛肉和米飯吃到一半。灑上醬油、芥末和白芝麻的牛肉是澳洲的和牛，部位在脂肪佔比小的後腰脊翼板。」

「這個時候她進來了，也是一個人。我記得：黑色的運動鞋，同樣是黑色的俐落的七分寬口褲，藏青色的長袖織物。她把袖子挽了起來，左手手腕上佩戴有一塊 Sciko 的黑色電子錶。聽起來是不是有一點 male gaze。」

「過後回想起，不知道為什麼印象會清晰起來。像是把藍色染料滴進了清酒裡面或者是熔岩燈。那個時候，剛剛睜開眼睛，液體就在你的面前，佔據你的整個視野。你不明白曄啦一聲是什麼。為了看清這樣的變化，不得不把焦距拉長，後退一步看，才可以看到它漫延的全過程。」

「這麼說來，值得你記住的是漫延的過程。那麼平靜的溪流和投入石頭後平靜下來的溪流、收束的不再振動的彈簧、找到安身之處的藍色粒子，一切都回到平衡點之後，這些東西還會誘人嗎？」

「真的不會去想這麼遠。只是她的到來對我來說是一種預言。其實

最開始我根本沒有注意到她。在她點東西之前，我都還是自顧自地埋頭。她的聲音讓我感到好奇。給我的感覺是，她是個洋女人。」

「是一種怎樣的聲音呢？」

「打比方的話，是一種懸而未決的東西，或者說是一塊易碎的玻璃。是一種近乎做作的腔調，我之前是沒有聽過的。她直接要了冰鎮的 stout，同時也麻煩侍者盛了一杯溫水。她拿出一塊蕎麥色的手帕，把啤酒杯包裹起來。」

「我好奇地打量著這個動作，又將目光移到她的側面。燈光在她的身上變得柔和起來。藏青色的針織紋路由光線攜著，浮露出古典、反時代的流離感，好讓健康白皙的肌膚透過來。喝完一口啤酒後她又呷了一口溫水。」

「聽起來像是小孩子的喝法。」

「你知道子供ビール嗎？」

「請講。」

「是友桼飲料的無酒精飲料，用啤酒色的玻璃瓶子裝著，需要用開瓶器打開。」

「……是這個嗎？在網上可以搜索到他們的視頻。」

「嗯。」

「孩子們滿臉都是自豪感。像是說，喔，我已經是個大人了哦。移走了大人的酒精野蠻，騙自己說，我已經長大了哦。這令人感到羞愧。」

「但是在孩子們的臉上，不能夠讀出一種求真慾嗎？一種寬廣的、蔚藍的、在空中起舞的求真慾。我可以在她的臉上找到同樣的求真慾。」

「這樣講，她是你喜歡的類型嗎？」

「我說不上，希望神樣保佑，讓我能進一步瞭解她。那個時候她好

像感受到了我的目光，但卻刻意疏離，並沒有轉過頭來只是專心地喝酒。她從背景中脫離了出來，有很獨立很拘束很勉強地在害羞。並且這種害羞和求真慾合乎禮儀地拼湊在了一起。那塊手帕像是包裹著什麼有稜角的東西。

「然後她戴上了耳機。我在想她會聽什麼樣子的歌呢？是 Rodriguez 的《小糖人》嗎？一定是類似的歌，因為這些歌在骨子裡面都是厭世的，聽後搖才算不上厭世，聽 Rodriguez 的歌才是真正厭世的。我情不自禁地生出這樣的念頭，猜測著她的趣味。後來她告訴我當時她沒有聽這個。」

「有沒有想過，你們在一起的話，會不會完全不配。」

「請別講配與不配。Counterpoint 從來都是一種有階層的施與受關係，或者說是一處不斷變更的連結，是互相應答的配對美感。對位使得高聲部擁有重量和輪廓，反過來低聲部受其提攜與褒揚。一種對浪漫

主義的概括說它是『痛惜在魔性中的微弱美感』『沉醉在美感中的魔性』。魔性和美感兩者互相溶解，站在對立的前提下互相冒犯和苛求，不依附在對方的本能裡面，在這一前提下流露出抒情的審美感受。遠遠比討論配與不配更加令人感到喜悅。」

「都說眼睛會很自然地反映她的態度。那個時候你有觀察她的眼睛嗎？」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她的眼睛沒有印象，是忘記了眼睛的顏色。我希望是藍色的，但一定不是。」

「黑頭髮藍眼睛。」

「嗯？」

「或者譯作《烏髮碧眼》，甚哈絲的小說。會不會是這樣一種形象呢？」

「很小的時候讀過它，但不是太懂。裡面舞臺、角色設置的隱喻一

直弄不明白。生活中的每一句話都像背臺詞一樣唸出來，做得到嗎？」

「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舞臺的話，那麼在其上行進的我們，就像傀儡一樣不由自主地完成劇情。這一定做得到。但是是多麼乏味的東西。沒有人能夠證明舞臺不存在。」

「真的有黑色的絲線將雙手纏繞，命令你舉起來梳理頭髮。僅僅是為了告訴你頭髮還在那裡——世界的連線沒有在冥冥變化中突然斷掉。或許你還能夠再次聯繫上她。」

「這樣的話，我們應該讀過劇本，知道結論，只是不得不在生活中表演出無知的樣子。結論也好，宿命也好，只不過是把你向前推的希望罷了。」

「我們都擁有結論，大概還把它叫做『未來』吧。就像是買馬的賭徒，選了一塊似乎可以意味著什麼東西的號碼布就會贏得賽馬那樣。無論如何，你對著件事情的結論是什麼呢？」

「……我想了很久。但是還是會覺得結論是無比冒犯和突兀的，雖然我沒有去實施，但是這個預言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面游動著。怎麼說好呢，我想我殺掉她了。」

「當然這不是真的，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預言罷了。或許我只是想把腦海裡的那個形象給殺掉。那些我強加在她身上的猜想和意慾。我們根本沒有互相瞭解。我們甚至都不曾相識。」

「所以不是 *déjà vu*，是 *vu jà dé* 咯。」

「我倒覺得它們其實是同一種東西，似曾相識就是因為不曾相識。一直以來都會有 *déjà vu* 的感覺，對某些事情、某種片段、某個人，似乎曾經經歷過、見過。」

「有種解釋是說，在那一瞬間你的大腦沒有去主動記錄時間，但影像被留存了下來。當你回過神來，發現記得當下的場景，什麼時候去過，因此產生了移位感。但其實只是忘記了時間。」



「對她的 *déjà vu*，會不會是因為這個預言引發的呢？在視野之中的藏青色，我看到的是沉默的晡夕的海，並不是它可以讓你想到從前，有類似的美麗的記憶，而只是期待著海裡面會暗藏有成群的鯊魚。像是被大海包圍的法羅群島，她的臉龐在那個時候無比平靜，靜得過分。然後就產生了徒勞的想要殺死她的念頭。當然我沒有把這個念頭講給她聽。」

「死對於你來說，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呢？」

「是黑漆漆的，深無見底的洞，跳進去就無法回頭的東西。還記得我們在大阪的那個晚上嗎？在谷町六町目的公寓樓裡面。那個時候你已經睡下了，我一個人蜷縮在浴池裡面泡澡，在讀《挪威的森林》。讀到主角……他叫什麼名字來著……渡邊，他回答綠子說喜歡她像老虎化成了黃油。突然間停電了，什麼也看不見，我勉強自己把身子擦乾淨，放掉洗浴水，穿上短褲，從浴室裡面出來，撞到了腦袋。你背對著我躺

著，絲毫沒有察覺整個公寓都丟掉了光。空氣中盤旋著毛茸茸的水霧和從特別狹窄的露臺那邊傳過來的搶走了熱量的微風。我像著了魔一樣把房門打開，走到過道裡面。過道裡面空無一物，只有由樓梯間從外面射進來的微弱的月光。我循著月光的漸變，想要找到源頭。

「從窗外望去，密佈的公寓樓挨著公寓樓，但在其間有一座正處在修繕期間的廟屋，在輕微的月光下會讓人覺得很安心。我就在想啊，生不過是在一片死氣沉沉的混沌中，微弱的人造物，只是作為對立面來證明死的存在，僅此而已。渡邊說死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其一部分存在。但是我覺得死和生的界線在靜心觀察的時候，是如此的明朗，死對生絲毫不過問。這樣的明朗好比在黑色的洞的裡面和外面的關係，死只需要推生一把，它就會失去退路。」

「死雖然不是生的對立面，但也絕非會包含著生吧。我倒想把它反過來看。與其說生死作為開關的兩種狀態。不如說死是生者自然而然的

繼承。死的粒子像吸菸一樣吸入肺中，又部分地從口腔中吐露出來。吸 Neo Cebu 也好，別人只會見證煙霧而臆斷，卻並不得知。少有人會在空氣中究其成分，少有人會瞭解你死亡的動機。夾雜在生的空氣中的死，也只不過是失去形態，張牙舞爪的灰燼罷了。」

「夏，因為是在夏天遇見她的，姑且這樣稱呼。她的死對我來說可能就像灰燼一樣，感覺到其存在的證據，卻找不到源頭。她已經掉進了黑色的洞裡面了嗎？我也說不清楚。《挪威的森林》中直子告訴渡邊，這個洞別人很容易掉下去，但是你永遠不會。我感覺這是直子的雙重隱喻，是真正不能夠回頭的東西。她不斷地強調這樣的事實，是想要渡邊永遠記住自己。浪漫的自私。」

「同樣地，如果夏的離開讓我覺得慚愧和遺憾，是因為讓她在我心中死去的既定事實。像是愛德華·霍普《Summer Interior》那樣那天晚上在場景之外，下了一場撕碎夏天的大雨。我把背包裡面的短柄傘給了

她。」

「之後在這裡見到她，是隔幾天晚上八點鐘的樣子。

「副駕駛座的人們會很自然地花上數秒，抬起頭來注視天空。淡藍色輕盈通透，類似於芝加哥典型的夏日藍色。除了藍色之外，一粒擁有如同粉紅之城齋浦爾顏色的蛋黃，跌入空中，快要混勻。好比流淌在粉紅之城的恆河水，這個城市也貫穿著一條河。夏天的水位升高，但就算是水流最湍急的時候，在落日的光輝中河水也慵懶地行進著，像皺紋那樣支離破碎，互相約束，黑流湧動，有說不清楚的層次感。

「我沿著江邊跑步。來到這裡。七點四十。夏也在這裡。茶色的束髮帶繫在黑色 Seto 的上面。白色短袖汗衫，黑色運動短褲，像麻雀一樣的靈快的灰色跑步鞋，白色的短襪剛剛露出來但並沒有遮住腳踝。

「麻雀讓我想起在三月末畫的一幅叫〈xmas〉的畫。畫中穿著條紋

背心的女人，握著國王K的劍柄，把剛要起飛的麻雀刺穿。女人戴著球形綠寶石耳環，披散著蓬亂的長髮。戲謔的神態，plastic love。好啦，不講這個了。

「當時夏正在擺動一本文庫本，沒有想要讀它的樣子，只是單純地在為它尋找合適的位置，我是這麼想的。她沒有在等我的出現，單單是漫不經心地思考著什麼。她把書的封面翻轉了過去，書脊朝向自己。」

「我在她的旁邊落座，點了麒麟一番搾和黑森林蛋糕。在等待的期間我觀察著內部的佈局。有什麼一直以來都遺漏的東西呢？安裝了落地窗的的直角門廊從大門口拐過來，不能夠直接望向外面。雖然是正對著西邊的落地窗，但採用的是黑色半透明的玻璃，因此光線不能夠恣意地伸展進來。在直角處擺放有一株室內盆景。你瞧，我一直以來都擔心缺乏陽光會長不好，但是它絲毫沒有如此顧慮。侍者會定期為它澆水，晚間挪到室外。它努力地向上執生，在角落裡顯現出清新的綠，供客人觀

察的綠，安全出口指示燈的綠。

「客人從門廊進來，首先會踏上一級臺階，踩在深咖啡色的原木地板上。這是一種沉穩的顏色。室內的光源主要由吧檯的吊燈提供，更裡面也有幾盞支架燈，但並不亮，像是下大雨前的泛黃光暈，在既定的球狀區域裡面爛漫地散開。

「東邊的窗戶外面是修剪整齊的草地。因為會有新人在那裡舉辦婚禮，所以擺放有白色的椅子。前幾天下大雨，椅子並不齊整，現在侍者正在夕陽下將其擦拭乾淨、重新排布，有一棵大榕樹為他們遮陽。在樹下舉辦的露天婚禮。在儀式上有朋友唱歌舞蹈，像 Loco 那樣。想會挺不錯的。但是我以後要是結婚的話，卻不希望是這個樣子的。我不擅長應對家族出席的場合，不願意把在心中繼承的 resentment 傳遞給別人，然後傳遞給下一代。

「我接過啤酒和裝著蛋糕的盤子。啤酒杯外壁的水珠是莫名其妙的

夏天的露水。然後轉向東邊的窗戶，靈氣的橘色氣泡，黑色森林的味道，快要消失的夏天就在我的跟前。」

「妳真的很適合茶色的束髮圈。」

「謝謝。」

「經常來這裡嗎？」

「算不上是經常來。只是最近在這邊忙事情。」

「上次聽妳講樂隊有舉辦live。我有機會看到嗎？」

「抱歉，樂隊的成員今後要各奔東西了。我也會到另外的地方上學。」

「唉，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見到妳。雖然聽起來有一點奇怪，但是總覺得見到妳會很開心。」

「今天是來見我的嗎？」

「嗯……是一種 not specially but especially 的感覺吧。不知道妳會不會在這裡。剛才一邊跑步一邊就在想。下雨和妳在這裡都是關於概率的事情。下雨天天氣預報會提醒我，但是妳會不會來可是沒有任何徵兆的哦。對於沒有徵兆的事情：乘坐巴士時旁邊是你想要見到的人、凝膠筆在桌子上掉下去會無法出墨、剛從書架上取出來的書就想要買下它、Simon Dominic 的新 MV 剛好符合今天的心境、束髮圈在手腕上環繞卻沒有把頭髮抱起來。有的事情想要發生，有的事情想要藏起來。」

「經常發生的事情再次發生的概率會讓人覺得很小，反過來不常發生的事情再次發生的概率會讓人覺得很大。Gambler's fallacy。三島由紀夫說他寫第一部小說的時候帶有投機主義。之前許多人沒有讀過我的文字，讀到之後總會有人喜歡吧。Gambler's fallacy。最近經常會遇見妳，會不會今天見不到妳呢？Gambler's fallacy。」

「妳會不會比我先到然而我們卻錯過了？若是這樣，我需要想辦法



跑快一些，不要讓我們錯過。但是路程有那麼遠，雙腿也有承受的極限。就算是早到了又如何呢？也只好在那裡等，我不希望讓你看見我狼狽的樣子，要躲起來。但是如果妳今天沒有準備來呢？我告訴我自己，只要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就慌張地逃開。本身就是沒有約定時間，一廂情願的東西，我總是習慣於把每一個部分考慮明白，很多時候連前提條件都不會成立。」

「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是可以在這裡陪你的。」

「但是我根本不瞭解妳，妳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我可能看起來不那麼容易接近，但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隨意一點就好。」

「嗯……我想我會在妳的身上聞到有季節感的洋菓子的味道。」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味道呢？」

「西洋糕點，就像這塊黑森林蛋糕一樣，首先會是一種 *exoticism*，

進而是一種 eclecticism。為什麼有季節感呢？因為我特別期待四季合宜的妳，期待與妳相處。」

「噢噢。我會像蛋糕一樣被你吃掉嗎？」

「當然是用刀叉一塊一塊地切下來，優雅地送入口中，讓巧克力融化掉。開個玩笑。妳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呢？到時候請你吃蛋糕。」

「七月份。」

「最近嗎？」

「在今天。」

「她倒下去的時候，碰倒了桌子上的白瓷杯，杯子在一旁碎成了好幾塊。她的聲音發出來啊，也像玻璃那樣碎掉了。我抓著她的肩膀，像是握住了一塊玻璃碎片。在她的耳背下方有一顆乖巧的痣，我不記得是在左邊還是右邊了。我提著這塊碎片，在耳朵根後面的動脈，一切開差

不多就會死。睡覺的時候為什麼會想起這種事情呢？

「我把手伸進了將乾未乾的烏龍茶茶葉中。窗戶半開著，夏天的晴朗的夜晚，十點半，可以看見幾顆星星，一架飛機在高空緩緩挪移。不知道它飛往的城市裡面，今天有沒有下雨，那個城市裡面又有多少個被打碎的杯子，裡面又裝著什麼呢？Caramel Macchiato、桃子啤酒、止咳藥、○○的水、洗浴之後要喝的牛奶，或者什麼也沒有裝。破碎了就破碎了，不能夠復原。我只是緊緊地抓住它的碎片，然後抱住她，然後緊緊地吻著她。

「熱氣，皮膚的黏稠，以及因為姿勢的不斷變化引起的外界空氣流動的聲音傳進耳朵裡面的變化。這些東西讓神經感到無比疲倦。太陽穴的位置很痛。痛和倦意在極度危險的抑制中消退。

「她熟睡的時候，皮膚下鮮活的血液在流淌，讓人安心。全然散開的頭髮，搭在像夜裡的積雪一般的床單上。你說我睡覺的時候，是什麼

樣子的呢？」

「大概會很醜吧。一個人在妄想的時候，不會變得很醜嗎？」

「也許吧。但是她睡覺的時候卻一點沒有放鬆的樣子，還是乖巧地躺在那裡，會讓你覺得她在做一個好夢。因為眼睛始終是閉著的，所以不知道顏色。但是在做好夢的女孩子，眼睛不都是有像黑貓一樣的藍色嗎？」

「說到貓，在她的家裡面有一隻鷹嘜煉奶顏色和乳白色相間的花斑貓。她說因為接下來要出去上學，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夠照顧它，準備把它送給別人。送給誰好呢？給大學同學嗎？怕他們忙起自己的事情來沒有時間照料它。給樂隊裡的其他成員嗎？本身就是居無定所的一群人，麻煩他們也不大好。何況這是一隻多情的公貓，四處走動說不定會染病。那麼給那個人嗎？給他一個模糊的東西，叫那個人不要抓住她不放，是她的報復。這倒好，可惜聯繫不上他。給我嗎？我從來沒有養過

貓也不太想養貓。她說在這個城市裡面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她認識的人了。她說一直在外面唱歌卻沒有回到過家鄉。她像櫻花樹一樣把頭扭過去，臉上泛紅的斑落包藏著細微的 sentiment。櫻花樹裡面有沒有生出櫻桃呢？大概是有的吧。我從來都不曾看到過她哭的樣子。

「早晨起來，陽光剛剛從半開的窗戶打進來。夏坐在床沿，我幫她把乳罩的背釦繫上。接下來我突然不明白該做些什麼好，該說些什麼好，只是聽見窗戶外面的鳥叫，只有二個音調，並且不厭其煩地重複著，什麼意思呀。她走過去把窗戶關起來。我這才察覺到我的木訥，開始仔細地穿起衣服。」

「我把前一天晚上躺在地板上的白瓷杯碎片一塊一塊地撿起來，裝進黑色的塑料袋裡面，接著在外面貼上一張『利物，小心劃手』的標籤，放在了門口。夏在廚房裡面做三明治，做好了同牛奶一起，端在了外面的木質桌子上。我謝過她，之後我們就一直沉默了。」

「『那把雨傘，謝謝你了。天氣預報說這幾天不會再下雨了。』我們在電梯口分開的時候她說，然後把它遞給我。我接過它，向夏告別，望著她離去的背影。馬尾辮乖巧地跳躍著，垂到蝴蝶骨的上方。兩側各有一束頭髮垂到耳朵背後，遮住了額頭上方認真梳過的頭髮的形態，是我最後見到她的樣子。」

「你說，我會不會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人呢？」

「你能夠感覺到皮膚正在呼吸的希望嗎？在胸前積聚的團狀物，像是急忙吞下一口熱水。團狀物把你的身體向一個紅色十字交叉點上拉扯，在心臟，壓迫著你的血液環流。其餘的各個部分有如即將蒸發的液體那樣產生氣泡，氣泡破裂，接著另一個氣泡產生後破裂。失去當下。逃離。創傷。反抗的希望。」

「這種希望被你牢牢地抓在手中，但是擁抱她的未來，恐怕我不能夠看見。從小到大，你都會經常陷入某種偏誤，從不例外。你不是一個

健全的人，但我要你帶著缺陷好好地活下去。關於夏的事情，可不能操之過急，請慢慢等待它的發酵。我說，你還是想想開心一點的事情吧。你覺得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麼呢？」

「最理想的狀態嗎……那次我們在心齋橋餃子店，還滿喜歡他們家的煎餃，點了好多份。白菜豬肉餡。我只是單純地覺得餃子皮有玄妙，蘸了醬汁之後，會讓牙齒和嘴脣體會到不斷變化的期待。我們的鄰座，那對男女，你還記得嗎？鄰位的先生握著女士的手，不住地擺弄著，開心地打量著。雖然語言不通，但是從他們的臉上流露出來的風琴般和煦的笑，也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幸福。這就是我對所謂的情緒，最理想的狀態，請讓我玩她的手一下午。」

「但就在那種時機下，我的內臟被一頭綠色的野獸分成了兩份。一份想著我要是一個女孩子該有多好。在雪松下被她拂去的鼻樑上的薄雪、提拉米蘇味道的少女心、草繡球一樣的乳房，我要用螺絲刀卸下我

的軀殼，把這些嫵媚的東西統統給裝進去，我嚮往著G L。這是舌切雀和 Werthers 的嫉妒。

「另一份說他不希望看見此番場景，它想要看見不統一不和諧的悖論，膨脹起來的東西。他想象著，那對男女在奈良的鄉下擁有一套房產。庭院裡的松樹會生出松果，在冬天掉在院子裡面。男主人支配她將松果吃個乾淨。她跪下來，用膝蓋和雙肘走路，讓牙齒咬住一顆松果，把它吞進肚子裡面去，像豬一樣。」

「我像豬一樣拿著鉛灰色的筷子，吃著盤子裡的白菜豬肉煎餃，當時會哭就是因為這個。我想我還不能夠讓自己開心起來，好像眼淚可以把空洞的地方填滿。我不會消化負面情緒。」

「我感到很害怕。」

「為什麼呢？」



「害怕你的眼睛。瞳孔周圍像行星帶一樣鋒利。眼皮的數量也一直在變。」

「可能是因為缺乏睡眠的緣故。抱歉。」

「被你抱在懷裡的時候，像是被一隻就要去冬眠的大棕熊抱住了，於是全然放棄了掙脫的想法。大棕熊把我吃進肚子裡面去然後安穩地睡去，好幸福的大棕熊。可以幫我把那個扣上嗎？」

「好。」

「我去把冰箱裡面的三明治熱一下，咱們一起吃吧。你聽。在外面那棵樹上棲息的麻雀，每天早晨都會不停地鳴啼，可以去把窗戶關一會兒嗎？」

「好。」

「請跟我來廚房忙吧。待會兒我會去學校一趟。星期五你不回學校吧，會做些什麼呢？」

「我嗎……首先回家，然後讀一會兒書，書讀得厭煩了就畫一會兒畫。目前正在完成一幅一對男女在在夕陽下的空地上玩板羽球的水粉畫。已經把底色給塗上了，這幾天應該就能完成。」

「畫完了一定要發過來。說起來，這個場景會讓我想起另外一幅畫，名字記不清了……幫我把那邊櫃子裡面的牛奶遞過來……講的是穿著黑色禮服的男人和穿著紅色禮服的女人在落日下的溼潤沙灘上跳舞的場景。好像是在法夫的海岸上嗎？還有兩位僕從給他們撐傘。」

「給。應該是Jack Vetrano 在一九九二畫的《The Singing Butler》。我挺喜歡那幅畫的。但構思自己的畫時並沒有想起它。《The Singing Butler》是濃郁而決絕的浪漫，而最近的這一幅，我把它叫做《ze-bra》，則是屬於城市的獨立娛樂。想聽故事嗎？」

「嗯。」

「去大阪玩的時候，曾連續兩天遇到過這對男女，都是很奇妙的時

候。後面那一次見到他們呢，是乘坐京阪本線的途中。背包裡面除了畫冊和一隻黑筆以外沒有裝什麼值得我花時間的東西。只是單純地坐在那裡聽電車報站的聲音，四條到五條再到京橋，一邊聽著，一邊也辨認著窗外的片假名。

「大阪的午後處在和藹的穩固之中，像是九六年《春天情書》裡面的大阪或者是中谷美紀演的電視劇裡面的大阪？或許片場都不在大阪而是在東京，只是被我混為一談啦。但是呢，比起用筷子夾蚬燒的東京，我更喜歡用牙籤叉的大阪。大阪人跟這裡的人很像的。」

「這是你的早餐，請用。有喝牛奶的習慣吧。」

「嗯。謝謝。同車廂裡面的兩位黑頭髮的女士帶著一個小女孩，她們講英文。其中一位灑『Lomai 香水的女士說『My husband only fancy clothes by Levi's.』另一位在笑。小女孩問哥哥想要畫什麼呢？我笑著回答說沒有發現什麼特別想記錄的東西。她表示拿著白色的畫冊卻什麼也

不畫放在大腿上，很好玩。我詢問她要不要在這上面畫畫。她接過筆，自言自語地說畫什麼好呢。我說，妳能夠想到什麼呢？她說畫房子吧，之前老師教過，先畫一個矩形，再畫上屋頂、『田』字形的窗戶、煙囪、炊煙、竹籬。我問她為什麼是這個樣子的呢？她說自己雖然從來都沒有住過這樣的房子，但是因為老師是這麼教給我的，所以我應該這樣畫，一定不會錯的。對了，還要畫上爸爸、媽媽和我。呀，我覺得妳在嘴巴裡面含一口牛奶的樣子好可愛。

「夕陽踱步到車廂裡面。大阪和這個房屋，是別無二致的同一種整體——提著鞋子光著腳，小心翼翼地從房屋外面進來，踏在木地板上，回家的時候才不能讓他們發現——這種感覺。」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窗外夕陽下的空地上，有一對在拍板羽球的男女，是剛剛下班嗎？還穿著白色的工作襯衫。他們的容貌是熟悉的，昨天還見到過。我曾用雙眼把他們拍攝了下來，現在把底片取出來，在

夕陽下進行對照。一定是他們，不會弄錯的。之後列車駛入一片擴張的暮色之中。故事講完了。」

「真希望能夠親眼看到這幅畫呀。完成了請一定要發給我。對了。那把雨傘，謝謝你了。天氣預報說這幾天不會再下雨了。還給你。」

「好。但，今天在這裡分別了，今後還有機會再見嗎？」

「有機會嗎？我喜歡你的未來。不過你總是想著未來，但跟你在一起，總是感覺不到未來。請不要誤會我，我真的滿喜歡你談論未來的樣子。你要好好地活下去。如果我是你百分之百的女孩，我們會在未來的某個地方再見面的。」

「一定要再見面。」

「嗯。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把束髮帶送給你。它是類似於 dew point 一樣的東西，大概什麼時候會顯現出來發揮作用。拜拜啦。」

## 二 槐花

「所以說夏天就這麼過去了。該放手的依然沒有能夠放手。夏が終わった。聽別人說這句話呀，跟夏目漱石的『月が綺麗ですね』一樣有隱晦含義。立秋啦，轉涼啦，但是想要說些什麼卻無法說出口，愛慕的心緒就此不了了之，這是深深的絕望啊。Tomasz Stańko 在上個月末去世了。八〇年代的他曾去到過印度的泰姬陵和卡拉石窟，雖然只是短暫地停留過，但會不會因此有機會接近自我死亡的域界，真的是很近很近的那種哦，然後舀起一勺黑色果凍那般的死亡，吃進了自己的嘴巴裡面，然後得以看清黑色的全貌。什麼東西是已經確定的，什麼東西是無法奪回和復原的，什麼時候精神和肉體即將衰弱。那一抹黑色很快被消耗殆盡，於是什麼事情又會變得模糊與甜糯，又會被欺騙，被誤解。他

口渴了，這才從黑色的死亡之中抽身出來。我對死亡有一種思念。

「那隻花斑貓，夏給醫院通電話約定日期進行安樂死，並麻煩我去陪陪它，然後給了我鑰匙。我按照約定去了。從露臺上可以望到江邊、樹、溝通兩岸的橋、電線、對岸。六點鐘從頭到尾的像是被抽離出來的藍色。它只會在那個時候存在四十分鐘。不是五點鐘現實的淡藍色，也不是七八點鐘混沌一片、單調無聊又令人討厭的曖昧的黑藍色。」

「花斑貓已經送上了車。我握著茶杯獨自靠在露臺的欄杆上，茶杯中流露出的誘人水汽在空中飛動。Dew point 在哪裡呢？花斑貓的死亡同她的影像交疊在一起，在藍色中顯得過分抑鬱起來。於是我對死亡產生了深深的思念。我雖然不知道她在哪裡，但是知道她的家鄉在哪裡，我決定接下來到她歌聲回不到的故鄉那裡去，卻並不瞭解我會在那裡做些什麼。從她家裡面出來的時候，我在廚房裡面找到了當時在她手中的文庫本。」

「這本書我在幾年前讀過，那是還在唸高中的時候，我在同一位女生交往，她是個 *hyperbear*，但我讓她讀書。她還滿喜歡讀西方古典理論和文藝。但唯一一本與此主題無關的是這一本小說。我現在不大想說它的名字。我把夏的那一本帶上了。」

「當天晚上我買了火車票。過幾天是夏休，我將要隻身一人前往。這件事情卻沒有給除你以外的人講。我想要保持獨立，客觀事實上的、精神上的，切斷與任何人的聯繫。從這件事情的意圖來看，同別人的聯繫變得游弋——確定的聯繫會讓人無動於衷。」

「要準備的東西，除了那本書、一本日本自然主義的小說、一本戲仿夏目漱石的小說、在 IKEA 買的小豬毛絨玩偶、資生堂的防曬乳、錄音機、繪畫冊和筆、雨果博斯香水，沒有什麼需要被刻意提及的東西。收拾完東西的第二天清晨，我便開始獨自旅行。」

「然而路途遙遠，並非容易。當天下午，列車行駛到七分之三的位置



置，因為前方既定路線被洪水淹沒，無法通行。列車長給出兩個選項：一是隨此次列車回到始發站，二是在此地下車，自行更換車次。夏天的撕碎一切的大雨，請撕碎我好了，無論如何我也一定要去。由於臨時換乘的緣故，只能買到站票。這班火車將在凌晨進站，之後還剩下八個小時左右的車程。我在候車室裡面等，沒有心思讀書，我默默地聽著雷雨敲擊屋頂的厚重響聲，黏稠的黑夜、夏天的阻撓、承諾、當下的焦慮、Rodrigo Paestra，什麼也不重要」。

「在高円寺百景的音樂裡思緒嘈雜而延續。我無法不去回憶幾年前的女友。同樣在十點半的雨夜裡，她走在前面。雨不大，她沒有帶傘，穿著 Buffalo Classic 的鞋子，輕輕地跑了起來。我在她身後快步行進著，有一把傘。但不知怎的我卻無法接近她。什麼東西纏繞在我的腰間將我拉回，我無法上前。放學的學生們，翠綠的窸窣樹影，浮躁的紅色光斑、人造光的不均勻不調和，走出校門的潮濕小路、因為雨霧而清

晰起來的個體，像是一隻小動物一樣想被保護的心情、大棕熊，善意的自我獨立和封閉，它們是破碎的玻璃的全部。

「我終究沒有能夠上前。但我們就開始交往。也許我的確有上去為她撐傘，我們會聊起天來，然後捨不得分開。這才是講得通的。而講不通的卻終於真實。講得通的在未來真實。」

「列車晚點，我上了車。沒有外地人會在這個時候去那裡。車廂裡面滿是枇杷茶膚色，風塵僕僕的工人、工人的妻子、回家的小孩。我對自己的加入感到不適——一種把黑咖啡加入到冰鎮奎寧水裡面去的醬味的羞愧。座票車廂不剩下座位，它會整晚開燈，每個人都在安定中疲憊，在標準確定的白燈下奄奄。頭會痛，因為無法合上眼。大腦沉浸在無思考的專注，像是在執導無聲電影，或者在仔細聽 Tomasz Stanko 的宛然。窗外漆黑而深沉，在那麼晚的夢中有仍在作業的人、發光的指示牌、探照燈。聽。列車與軌道的對白。大家都好努力地活在活著。」

「我不清楚我是如何熬過長夜，但當列車穿行在一片和煦的藍色和橘色和雲層交融的燕麥味道的朝霞中，我像是抓住了希望的隻言片語，四週是寬廣的大漠景觀。我想與她分享此刻，但我失去了同她的聯繫，再也找不到她了。夏，請不要再偷走我的眼淚了呀。接著我進入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氣候。」

「到達的時候已經過了正午，天氣預報許諾的晴天卻仍然是心猿意馬的雨天。我沒有帶傘，在真正正開闊的傾盆雨世界中淋溼了全身，我在其中懷疑自己是否流淌著這裡的血液。在留宿的地方洗浴後，天空浸假明朗，雨水漸漸壓低聲勢，順從了風，其中飄散著夾雜雨水的淺綠色小花，灑落在路旁，樣子乖巧可愛，但不知道名字。下午看了 *Garmon* 的電影，法國女孩子真的好乖。之後大致的計畫是到地圖上標有大片綠色的區域去：寺廟、公園。這些地方對我來說僅僅是一串無意義同時也無休止的名字罷了，因此也沒有列出確定的遊賞路線。我決定先

到離住所較近的甲寺去散散心。

「對於一個無通佛教和經學的人來說，去任何一處寺廟的樂趣大概是拘束於一種莊嚴感，甲寺無疑是莊重且清朗的。遊人極少，庭院的石板上、見底的小水窪裡，也掉落有淺綠色的小花，她們可不害怕遊人的腳步。庭園視野開闊，住持在中央的高塔旁邊清掃地面。最裡面的廟屋供奉著一位僧人，這座寺廟以他命名。廟屋裡面寫有文字來爬梳歷史。這位混血兒在小時候曾跟隨母親遊歷天竺諸國，習得梵文和漢語，博通小乘和大乘，東晉太元年間來到這裡修建寺廟，後來成為了佛學經書的譯者。具體的我也講不好。我從寺廟的側門出來，下一個地方是乙湖。

「天色漸晚，雨露疏微傾斜。在去的路上詢問當地人淺綠色小花的名字。是槐花。從小就在書中讀過槐樹的模樣，親眼見到的時候，才真正地驚嘆於她的細碎與灑脫。在樹上是一處，在空中是一處，在地面被掃至一處，淺綠色的密集程度也一直在變。沿湖路邊的每棵槐樹下都有

排水渠。現在槐花靜靜地在裡面安家落戶，默不作聲。

「巴士收班得好早。我在旅店旁吃了清湯牛肉，裡面有白蘿蔔、碎拉麵，很暖。晚上不再準備出去，就又看了一部法國電影。好睇好睇好睇，我躲在白床單裡面睡著了。」

「她的笑容出現在面前。以前的一個夏天，我們準備去江那邊的電影院看一部音樂電影。雖然一年前在美國上映時我有看過，但是希望陪她。當時我們剛從江這邊結束了寫生，就匆忙地坐巴士趕去江那邊。還好只錯過了序幕的部分。電影中有一段情節是男女主角在夜晚的紐約街頭用耳機分線器聽同一份歌單。他們說歌聲能讓眼前的一切景致和溫暖起來。『是這樣的，』她轉過頭來靠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讓這個世界在歌聲中跳舞吧。』在甘醇的夢中我無法忘記她的汗水和體溫。」

「放映結束，我在一片黑暗中起身，跌跌撞撞地走進浴室，把自己反鎖在裡面。窗外還殘餘著月色的熱量。右手滑出裝有新齒兒的美工

刀，左手指尖緩緩移動，尋找著跳躍的頸動脈，用壓迫換來觸覺，血液處處接洽，動脈、靜脈、毛細血管，回到心臟，我通過血液加快判斷心跳，構想著全身上下的血液環流。大象、大象、大象。我知道她在哪裏，無論是在這裡還是在那裡的位置喔。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她。但是我害怕再次結束這一切，我害怕溪流再次平緩。

「溪流還未平靜下來，刀片刺進了奶牛的乳房，牛奶從裡面流出來，放肆地流出來，這是水靈靈的、朝氣蓬勃的溪流，就像夏的手臂，自然而然地從當中伸出絕妙的、豐腴的叢林。提·拉·米·蘇，我從來沒有那麼想吃掉它，也從來沒有那麼想吧它連帶著盤子摔進泳池 temperament 的裡面。」

「到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槐花，真是浪費時間。」



### 三 草莓蛋糕

「十二月。北歐。她在深夜洗浴，外邊積雪盈尺，於是熱露在陶瓷牆面上結了果實。露珠映現出她浸潤在溫水中的慵懶胴體，如蠟淚一般滴落。居高的毛玻璃窗張開一角，正好把屋外茂生樹葉的影子放進來，那是深得快要熔融的綠色，伴著樹脂的香味和乾柴烈火的嘩啾響，影子被橙紅中微黃的燈光清晰地漂白。雪像一隻毛毛蟲那樣在它們身上蔓延。這是狹窄、高聳又空蕩的洗浴間。」

「白色襯衫在濃蜜的霧靄中溼透。泛著粉光的鏡面變得柔軟朦朧。灰色的紋路毛衣有糖漿的味道，隨意掛在旁邊的白色G弦褲，也有糖漿的味道。浴池裡像是灑上幾勺Godiva朱古力粉，好讓溫水托舉起夢一般的、由香皂孕出來的奶泡。奶泡隨著她的乳溝向上升騰。水汽斑駁，



肉桂皮、柑橘片，浴池的水是沸騰的熱紅酒。

「她在享受愛撫，她在做 Istanbul 的夢，商販乞求她在踏上東方快車之前，買下珠寶和錦緞。她把耳朵埋在水裡，水中有被放大的、起泡的慢速爵士鼓點。頭髮散開，她輕快地睜開雙眼。『如果用刀片割開兩只手腕的話，那麼會溫柔地死掉，死掉後血液依舊是溫熱的。』她想。當然這是可笑的想法，於是她自顧自地笑起來。

「沒有門只有窗的洗浴間。有什麼必要去放音樂呢？因為她本來就是一首歌。如果放的話會是貝西伯爵那樣慢的〈Li'l Darlin'〉吧。

「她想起了花斑貓，貓，就像一掬掬頭髮漾動在浴水裡。她想起了文庫本，《虞美人草》：藤尾的存在，難道不是在證明小野和小夜子的愛情牢不可破嗎？她想起了那個男孩，他的肚腹，是花斑貓的遊樂場，他躺在自己的身邊悠揚地發笑。從雪地深處傳過來的笑聲，多麼詭祕，多麼險迫，石榴裂開，色誘素在雪中打轉。男孩拿出一把銀剪刀從在她

中央的肚臍那裡慢慢地，慢慢地剪開，像是剖開了海魚的肚子。哎呀，在結冰的伊納里湖之下呢，無論是鱒魚、鱈魚、鮭魚、鱸魚、還是北極茴魚，統統都死光了、融化了。

「『幫我生個小孩吧。』他說。攀登的血液和 Silnox 淹沒了她。深綠色的夏淹沒在冬天琥珀似的浴池裡面。」

「明晰而純粹的思考她沒有。她不願意窮根究底她的情緒，正如她不願意從溫水浴中抽身。冷凍起來的真實，明明不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就會知道所謂情緒根本站不住腳。她卻不能夠把冰錐拿起來。對夏來說，體溫是官能性的、肉感的怒，怒中野性流盼。他呀，太過感傷又太過浪漫，因而失去了 sportive 的水靈靈光澤。夏失控的盛怒。玫瑰梗兒般的髮根在她的指尖摩挲，快要融化的棕色眼睛羞赧地盯著她看，俊敏的雙唇瘋狂地呼喊著她的名字，她快要來潮。她在享受熱巧克力般的愛撫。」

「伊納里初晴的早晨，近乎透明的淡藍色天空下是灰濛濛的碎片雲。積雪很厚，左右的雪堆外緣是由不同種冬樹組成的林子，枯紅的枝條載著素雪。遠處群山環繞，幾點屋舍，幾處人家，在山的那邊剝離出微弱而充滿媚態的陽光漸層，橙色中混淆了粉紅。我把她從屋子裡面趕出來。」

「呼——只穿著 bra 和 pants 啊，我拿著獵槍在後面不緊不慢地追。幹，你知道嗎，她跑起來的樣子好性感吶。紅衫做的北歐木屋，木屋頂的白雪堆積在黑色的屋簷橫線上，理順溫馨又從容的弱光照，銀白色的公雞風向標隨風默然旋轉。她在我的面前抬起沾滿白雪的腳丫，被凍壞的潔白皮膚流露出病態的粉紅，大腿內則微微浮腫，像是一隻剛從冰凍室裡面拿出來的蜜桃。」

「那你是怎麼折磨這隻蜜桃的呢？」

「讓她跑。她被凍得發抖，雙腳越來越不穩，就從小丘上摔下去

了。呼——那丫頭呀，腳踝被石塊劃傷，在前面拖出一條豔麗的深紅。我一步一步地踩著她經過的雪，接近她，然後抓住她的腳踝拽她過來。好想吮吸她的腳趾，好想舔食她的傷口，是草莓味的喔。被切開一口快要溺死的椰子果，椰奶般的大腿顫慄著掙扎擺動，胸前兩處折磨人的椰子肉，雪白的椰蓉，是私處。

「要是我們在玩性愛遊戲的話，她真能成為一個絕美的情人。她低著頭，側著臉，眼裡噙著淚。呼——雪花浮在她披散的亂髮上，讓我想起 McFlurry，小時候那個混蛋每週都要帶我去吃，就像是每次聖誕節期間都要聽到 Michael Bublé 的金曲與喉嚨。想到混蛋我就來氣，於是用獵槍指著她的胸脯。她驚恐地抵擋。」

「呼——旁邊一處淺窪地結上了冰。濃霧凝結成了一團蒲公英似的實形個體，是你聽她說的 dew point。蒲公英漸漸散開，在空中划動的稜角閃亮著光。」

「那是一隻落單的馴鹿。昨天晚上我和 my missus 吃了三十歐的燉馴鹿肉，肉質酥口油滑，馬鈴薯增加了它的實感，蔓越莓醬放肆了肉汁的芬芳。還有馴鹿血糕和在本·地超市裡面賣的麋鹿罐頭。欸我現在特別想吃肉。My missus 是馴鹿般乖巧的女孩子。」

「看到那隻鹿，我放手讓她走開。再怎麼努力，也依舊逃不了作為野獸的奴性。她像小哈士奇一樣賣力地向前爬行，也只是在把自身的奴性，轉移到非己的物體上罷了。真可憐。鹿教給我慈悲的道理，但這種慈悲正好充滿了奴性的冰川融水嗎？呼——眼淚成為河流，究竟讓我回溯到童年的陰翳，我為之哭泣也為之悲憫。獵槍的子彈穿過馴鹿的身體，它在血泊中含著與我相同的淚。我相信的是美育和馴鹿奶。」

「但這是對 clope 的懲罰，不是性愛遊戲。她應該是聽見了槍聲，我把槍扔下，繼續跟著她。那丫頭跌跌撞撞地走進一家農舍，誰又能在冰天雪地中抗拒溫暖呢？就像哪個男孩子又能在幽鬱中抗拒熾烈的擁抱

呢？呼——我跟著走進去。她尖聲叫喊。『Shh.』我說。然後放碧玉的〈It's Oh So Quiet〉．．『It's oh so quiet / It's oh so still / You're all alone / And so peaceful until / You fall in love』

「我蹲下來，抓著她的頭髮，髮色很淺。她不知從什麼地方拿起一把銀質尖尾剪刀，突然間刺向我的肚腹。呼——我跪下來，拔除銀剪刀，之後連帶著我的血液深深地插入她的身體裡面，我們的血液融合，傷口在左側的肩胛骨。幫我倒一下煙灰缸。」

「『You've never been so nuts about a guy / You want to laugh you want to cry / You cross your heart and hope to die』

「為了看裸像而看裸像，讓我不禁想起了劉訥鷗。我抽出別在肩胛骨的剪刀，剪開她的乳罩，脫下她的內褲，扔進了火爐。我像是一隻螞蟥一樣，視線在裸像的處處遊玩起來了，寂靜的森林裡面是碧綠的清流，柔滑的峰巒掩映著潮汐的起伏。厚重、急促、極度痛苦的呼吸，右

邊耳朵背後的痣，汨汨的玫瑰噴泉。」

「『What's the use / Of falling in love』 忠誠若要用赴死來證明的話，那麼忠誠最終又有什麼意義呢？劃開自己的皮膚，把精神性折磨嫁接在肉身，沒有比這種事情更加愚蠢可恥的了。獻給她藤條於利刃，難道就可以抬起頭正視她的雙眸了嗎？製造疼痛才不是奉獻的外顯，反過來是在無意識中丟失了癒合的能力。枯萎的傷疤，就像龍血浸泡過的熱氣騰騰的知覺，被嵌在背脊的綠葉遮蔽，留下弱點一擊即潰。膨脹而崩潰的玻璃碎片，你在節節敗退中把它當作戰利品。你是戰俘，你卻呼喊著要適時紀念。在旁人開來是多麼露骨的愚行啊。」

「我靠在木頭牆壁上把自己支撐起來，從口袋裡面取出臨走前你寄給我的茶色束髮帶，大口地喘氣。眼前的這個物體，跟雪地上靜躺著的馴鹿一樣毫無生機，貪婪地蜷曲，連它們的血液都混淆了。但我還是得完成你的願望，把束髮帶給它系上了。乾冷的深棕色蛋白質，是你的藤

條，不是我的藤條。束起來倒好抓了。

「包紮完我的腹部處理好她的屍體我就從芬蘭趕回來了。你的情緒我幫你解決了。」

「哇，真的是好 cult 好 cult 的故事呀。」

「好啦，今天就說這麼多。喂，聖誕快樂。回去一定要吃草莓蛋糕，雖然我吃不到，但是發個照片過來好嗎。」

「嗯。你也要聖誕快樂，下週也會來醫院看你哦。」